



鄭少谷先生全集卷十五

閩中鄭善夫繼之著

後學鄭奎光章甫訂

雜著

苾齋

昔單靖公襲卿佐于周三十年宮室不崇器無
彫鏤身聳而除潔外內齊給凡有宴享罔有踰
其上賓有禮事動卽咨如是而爵不上中大夫
秩不庇宗晉羊舌肸過焉靖公享之不殺寅而

無私送不越郊賓禮餞贈視其上而從之盼告
人曰觀單子之况我也其有興乎昔尹佚有言
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今
單子皆有焉而重之以無私加之以不殺能辟
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爲卿佐
其有不興乎單若不興后必昌其後靖公之世
大蕃胤於周鄭子曰單靖公古之良也羊舌盼
古之名能知人也敬儉讓咨恣之道也古語有
之曰恣于政者昌于人恣于履者昌于躬昌于
躬者類昌于人者壺善乎見素子之言曰恣慎
也侈對則約怠對則敬滿對則謙踈對則密夫
約則能儉不怠則能敬謙則能讓密則能咨吾
觀古人之裕於用恣也而信見素子之善釋也
吾觀見素子之言之也得恣齋

嫂叔喪服辯

記曰嫂叔無服別嫌也又曰嫂叔之無服也推
而遠之也傳曰禮本人情又曰禮以義起如親
死子幼嫂有母之道情何嫌也有母之道而推

而遠之義不可通也孔子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嫂叔之服也古禮或有之而在周公所損乎周公以前載籍不可考也或者秦燔之後漢儒增損謬失其真故記禮者非聖人之本書乎昔者子思之哭嫂也爲位而服不經見子思於嫂無母之道者服不服可通也而爲位也情顧有所原而不可已與自子思而爲位則前此之不爲位可知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其固無常與韓退之祭鄭夫人云昔在韶州之行受命於元兄曰汝幼鞠于嫂喪服必以期退之之爲嫂服朞也以有母之道者也則前此之無服也後世之不服也又可知也按朱子家禮兄弟之妻小功報服同是固原情制義因周公之禮而損益之者與雖然論其常而未適於變也世有如退之者嫂有母之道而服亦以小功乎小功亦不稅乎小功不稅義之正也服而至於不稅則卽踈矣嫂有母之道而可卽踈乎夫情不可以卽踈也義又不可以稅小功也然則朞正

乎碁爲祖父母爲父兄弟爲衆子爲冢婦爲嫡
孫爲姪皆聯屬至親自三年通喪之下至重焉
者退之之爲嫂服碁也無乃過情與夫禮義之
經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嫂叔之
變也其惟大功與大功降於兄弟不得稅也余
二弟幼亦鞠於嫂乃命之服大功竊爲論說以
俟後之君子

教學篇

秦豆氏善御其攬六轡也內正心而外滑消然
後以應馬志和其吻唇輯其銜勒是以回旋若
一措輪蹄於容址之地忘其險也造父棄家而
學焉三年不語術而示之趣又三年而後授之
巧造父歸爲周穆王御八駿西遊遵崑崙以抵
瑤池斷山驟壑若履平地焉世傳造父善御而
不知其自也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一振而
連雙鶴用心專也動手均也詹何倣之以學釣
處於漢沔之交剖粒爲餌引魚盈舟楚令尹敖
過而神之曰是有道者也進之問術焉師其意

以治楚國平心易政三年而楚國大治鄭子曰
余嘗讀子至泰豆氏奇其趣也噫妙矣哉其通
於聖人之教乎至詹何諸人蓋亦嘆其善學也
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焉此類非耶射御固君
子所器也古之君子會一以通萬是故模其迹
而弗解其真名曰學梗容聲而振蒙名曰訓苴
匪但是之然也紀消子之養鬪雞也痾癘丈人
之承蜩也賤工曲技而上合乎至道之精而况
其大哉作教學篇

宗誓

古人有言曰法勝則治恩勝則貳家長恩者也
故難睦族又家之甚者也故尤難睦凡人之心
有七情六欲情欲太則偏內而輕外見人而不
見己心口益繁則情欲益太承之以不肖之心
大貳之會也大族則尤其甚者特行適踈盡言
尅恩捐其欲則訾極其忠則尤裸其咎則亂窮
其歡則意衰人心之殼中也昔張公藝九世同
居或問之不荅惟書忍字百餘夫忍以養恩恩

以輯情情同則通通則睦睦則久矣而又遡源以親之嚴分以安之學問以漸之柔孫以開之貧則賑之喪則賻之吉有慶善有勸小過則隱大過則讓不聽則止仁以和其情義以殺其欲所以正忍也鄙語曰大忍小忍和睦安穩鄭門祠堂之作以修睦也凡我族人敦此矢詞

郁亮之三書題后

郁亮之爲裕州值中原盜起城陷死之朝廷以爲光祿卿旌其忠也孔子曰士見危授命又曰察其所安亮之之授命以死也能安歟昔者山東之亂城破者十八九其間迎降竄伏者何限也雖然死難之徒或慷慨於一時或者偷生無路顛踣於鋒鏑之辱者其跡似矣其心之所安如何哉近觀亮之三書乃其平生所與處元忠者其義分通明心辭昭曠亦駸駸乎知道歟吾聞知道者決死生而不眩視義之可舉而安之故所惡有甚於死者不爲苟得也於乎三書之存於亮之可無賴哉元忠史氏也他日汗簡

之定要須以此推其心矣正德十二年閏月晉
安鄭某東遊歷會稽吊其廬而書之

贈陳惟濬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又曰不易
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
行之憂則違之子思子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
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
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故君子無
入而不自得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強恕
而行求仁莫近焉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
立命也鄭子曰余嘗誦斯語竊見聖賢學問無
時無處不洗濯此志故明晦夷險榮辱生死疑
似之際斬然而不爲之變聖賢作用深矣哉昔
明道好獵自見茂叔之後云已無此好茂叔曰
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
初矣洗濯此志難矣哉惟濬從事聖賢者也茲
得罪南歸歸將田于臨川蓋處乎貧賤患難之
間也於其行也書此以相其志他日相逢於烟

霞之表幸相與證其所得焉

贈伯固二首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聖人之志在於天下國家也語曰學而優則仕仕以行其所學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求者求所達之道也達者達所求之志也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也故雖事變嬰於身而未嘗一日惡於志也古之所謂道德之士類如此故孟子曰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不用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後世諫臣率以詆訐而去爲賢信如是則是爲已尚有私意要其極豈真在於天下國家者耶伯固之學無所不究精思力踐志欲見可之行也嘗聞之素翁曰伯固殆如精金美玉要之非如世所謂功名之士者茲以所學有靖於君獲戾而去國咸奇其節而壯之此豈足以窺伯固之志哉使伯固有爲名之念則平生所學皆是虛文其去悻悻丈夫也餘幾哉然公私人已之際相去絲縷之

間矣是故憂患蹇剥何處非致力之地稍有一息悔吝卽爲私意卽爲爲我卽非學問卽非志節其爲功名亦卽非功名矣自今以還尚相與勉之

伯固平生苦志劬書博涉甚至成癖爲文字亦莫不求拓其所極夫典籍文章實人間一大玩物然一向爲之未免有尋流逐末之弊於身心上畢竟無益至於癖焉一不反有害哉昔朱晦翁答潘叔昌云中年以後一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如且學上天然後旋學識字也又云恨不早目盲者則夫典籍文章不真使人汨溺而弗能起耶伯固氣力強毅非復善夫脆弱者之匹然皆中年以後人矣倘更失此他日對淵尋筌尚何及哉

贈馬子莘

余嚮過建州讀陶園詩於辭氣間得子莘之爲人要之必不止以文章鳴世者惕然存之到京論友於守中氏守中首舉子莘以爲陽明之門

立志最爲精猛者翼日復爲余曰子莘至矣遂
與共昕夕上下議論譚及幽玄見其卓譚及利
害見其守矜其神色見其所安於是乎益信吾
守中之不吾誣也余嘗以文章究人底裏今復
自慶其得之子莘矣然人生百年猶石火之炯
然易滅也中間惟二三十年與竟大業前此者
智不及之後此者力不及之二三十年能有幾
何然一念依違遂至沒世豈不爲大可哀哉故
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今之豪傑之士不
爲少矣其能談聖人之道亦不爲少矣及觀其
隱微利害之際往往變其所守者何哉志不堅
也志不堅者心不誠也心不誠者名不稱也子
莘才力向往寧復有爲名之病然誠之一字其
實難識稍有一息汨沒一毫矜持皆謂之僞矣
故佛書有二云求禪定卽非禪定求解脫卽非解
脫余無似早衰無以與乎道德之言然一曲之
明實猶乎維摩大士之於釋也故爲子莘盡之
幸毋以笑

交論

交之爲道古也交不可易易則無卒君子之交也難難則協協則卒其交也上亡諂下亡賣猶之措膠之漆中雖有巧者莫可解也是故晏嬰之於友也世申其祗不遷於始固也向秀氏有友七人而善後居山陽亡有七人者每聽隣笛輒泣下伯雍羊角哀之楚也窮雪於途袍廩不兼勢不可兩有雍曰吾不逮哀哀存逾吾有也於是乎以身存哀死空樹哀乃狗之數子者友也卒世而匪懈墮命而甘心者也故曰無率爾初有永其終交難矣古之人有終其身而蔑有交者寧蔑也蔑以易也匪易則匪汎汎則純純則固固則有相由之相成於善義成則卒汎則支支則解夫其分有所支也則意有所忽忽生疑疑生隙隙生嫉嫉生畔畔生仇仇生於易也夫物莫不畔于易莫不亡畔於難交至於畔而且仇焉寧蔑也余悲夫古之道不可返矣悲夫世之交者如雲之殊矣以利交也以勢交

也交也者利差則散勢醜則嫌如以利以勢而或卒乎否哉吾見脆柳東枝協風至則枝靡以西不但葉也亦不但枝也如以利以勢則亦不但猶脆柳也作交論

與黃后峰雜論

土生物山岳豈得爲死物但山岳小人心如天地元氣較大耳

赤子之心但可云純一無僞若水火盜賊在前則必驚怖安得不動心聖人則不動耳

天之理氣猶人之性情日月星辰之運江河之流山岳之峙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五臟六腑人心只可對天天之神不專棲於日人之神亦不專棲於目也

做官要行道不但位正也正便可行于三代聖賢之君之時三代而下便做不去故孔子孟不偶程朱不容是已

夫言者心之聲也文者言之精也大言炎炎小言戔戔淳言質仁亢言凌厲崇而飾者窮奇詭

詐謫謫者蒐慝斤斤者察諛者蔽淫者諂不蹟而康饗饗固也然有知詐似知好閉似廉漸毒頽滑堅白解垢之諸諸言何以稱哉

觀舟文

少谷子將之燕觀舟于河見御風而疾濟見御力者見覆者見舍楫而返者少谷子瞿然若失客有揖而前曰先生面人而潛神役物而動志將有所思乎曰有齊其物而差其等猶是舟也因其順良其御而至之之謂至微其美而力其用而遲其所極之謂強反其至而戾其力之謂懦倒其施而弗悛其所往亡之謂暴暴則亡懦則棄可不畏哉亞中之資要于強強則成成則無慮無至也客曰大哉君子之觀物也吾知其所以樹身之操者矣再拜而退

婚禮不用樂辨

程子以婚禮爲幽陰則是以不用樂爲幽陰則非白虎通云婚禮以陽下陰用昏時行禮故謂之婚幽陰之義恐據此禮曰不舉樂思嗣親也

白虎通謂親年衰老代至也若視死更可舉樂乎按先王作樂以飾喜也若昏禮思嗣親則殺喜耳故不同樂

佛老辨

風俗縣于氣運春秋時喪亂相乘列國皆有賢人且孔子道勝故邪說不爲害列國之君雖相侵伐猶懼大義故邪說不得入至戰國時其君互相謀噬不懼大義國亦無賢人謀士與謀士邪說也孟子賢不及孔子道不能勝邪雖攻奚益然時無佛老之名也老子立論未嘗無用處但過正道一頭使其親行之天下必有可觀孔子終無一言詆之但學者用之過當故害事佛氏上乘亦合吾道但其作用殊耳是故佛老之禍非佛老之罪也佛老之學雖賢知君子往往有好而習之者惟程朱不然豈非世道之有邪有正猶天道之有易必有陰乎就二教較之佛害猶大輪迴之說雖萬世不能解衆生之惑耳

書法荅

古人作真書如端人正士修容中立柔外剛內
從容於禮法之場至於行草則似孔子之燕居
申申夭夭而於禮法實未嘗離也張顛懷素如
坐空山無人之境蔑禮法去形骸而仙者米元
章黃魯直則戰國縱橫之流耳近世學此四家
其弊愈甚衛辰蓋有志於書而未有於適者也
因以相告然此就衛辰言耳故畧

延陵李太守禦寇事原

或曰延陵太守城延陵江陰而寇至何其慮之
神也守江陰而靖江無恐江南忘危蓋有餘威
者耳或曰先事而週之謂知臨患而能折其衝
之謂武能銷人之患之謂仁鄭善夫曰董子曰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城延陵城
江陰道之經也守江陰義之感也且城且守而
活江南數十郡之民民罔見德焉宣道義以成
其仁者也故曰道知之符也義武之原也武仁
之用也

鄭少谷先生全集卷十五

鄭少谷先生全集卷十六

閩中鄭善夫繼之著

後學鄭奎光章甫訂

跋

文山墨蹟跋

昔余在吳下曾見文山墨蹟凡十餘條中說空坑兵敗之事較詳其後載徐孀環娘流落之由與此本相類其字畫月日亦相類時同觀者數人三讀歛歛爲之泣下余友殷近夫跋云使公

用于德祐之前國尚可爲使公不死于景炎之
後身無所安時讀其詞咸願爲之執鞭不可得
者初不暇論其真與贗也今觀一峰之論豈此
本得之毛氏者乃其真蹟而吳下所見者誠所
謂虞褚蘭亭耶於乎百世之士片文隻字流落
人間雖僞爲者亦能使人興起其他可論哉

戴節婦跋

少谷子曰貞節至難也人受剛中正賦又幼學
尚志動則曰古之畸人一遭事變遂遷次以喪
其平生况婦人耶色之欲本諸天地之根成性
也盛年守貞難於格虎無論心須夫本來安安
者上也自防於禮法忍荼食藥者利也勉也及
其成功一也余嘗曰斷髮截鼻者勇冠三軍余
讀節婦傳得其情未嘗不爲之降心焉黃羅戴
氏母拮据一節國人稱之嘻難矣然有反風滅
火之報節婦弗論也

迪功集跋

昌穀吳人也十歲學古文章遂成章二十外稍

厭吳聲一變遂與漢魏盛唐大作者馳騁上下
今之世絕無而僅有者也年三十調迪功幽憂
中遂選平生所爲文曰迪功集識者見之曰昌
穀之年其殆止是乎旣而竟死昌穀且死抱是
集付其子曰是不出門傳必以獻吉蓋與獻吉
見諸集中云云此本余得諸其家藏選本其子
手抄者今所行於洛陽者獻吉多爲更定失昌
穀真蓋獻吉雖與同調其丰神氣魄亦自有不
相能者矣昌穀死今十年海內作者莫不輸其
心恨不與同遊者余寔與同游而不知昌穀鄙
哉余之賤目也於乎千載下覽是集者竟如何
也此本木虛錄者俾余作語

高時菴真蹟跋

時菴世高士也余不及見高士獲交其似者高
士於藝無不知亦無不能能亦無不精觀於此
卷能具一隻眼者可攷也余性不好世俗寫法
而獨愛宗呂之品格蓋法度之中有神奇焉謂
其天分迥絕若舍是而求其上者何患不至而

不知其傳蓋出諸此也宗呂性至孝此其父手澤也春秋設其裳衣正以親存形魄所憑又觀是物所以興乎孝也况是手澤又精神之粹然者是憑哉

畫龍

昔張僧繇於安樂寺壁寫二龍不點睛謂點之卽飛去闔立本亦名手也見之却走不敢視夫龍神物也筆端之神而能造化之至此哉先儒言人心天地人心而曰天地則萬象萬物中其有也而謂之能造化也固宜僧繇之神物也道眼中之易易者也今人自塞其天地猶世俗之畫龍也而責其不能神抑得其疑似耶非耶

易論二條

易君子以趨吉避凶防微杜漸易也者用於君子而勿用於小人者也易其聖人之時乎如姤之時五陽在上一陰在下小人雖微其機則將盛也然其道未成其勢則可剪剪之者杜其漸也至於二陰在下其道成矣其勢難矣在君子

則有遯遯之時不可爲也猶可去也至於三陰
在下天地否矣否之時君子將何逃乎亦惟守
死善道定其志以俟天矣蓋聖人可完名則完
名可完身則完身遇否則完其志而已如一陰
三上五陽在下小人尊而無權君子盛而多助
剪之便也五王不去武三思自爲枕上之肉不
明乎易之義矣

易變易也物極則反泰否相乘時之至天地不
能已也堯舜最善用易堯舜盡聖人之權者也
羲黃相續至堯舜之世值乎極也則反之以朱
均堯舜能祈天求命而權之以禪受以濟其極
是明奪天地之變而反之正者也故曰聖人贊
天地之化育三代聖人則道乎其常矣

立吾齋

林子志古名其齋曰立吾一日過少谷命申其
義鄭子曰名其至矣吾我也卽志古本來面目
也人皆可以爲堯舜識得志古面目卽是堯舜
堯舜豈難爲耶豈易爲耶夫子之言曰可與適

道未可與立聖賢立身無二道識得真吾而求以立之者自如飢渴之於食飲無之而不得而後爲真識飢渴切身舍食飲則身死真吾切心真吾不立則心死莊子云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聞見之識如飢渴之於食飲也出於意氣入於才質才質局於彼此安能一了而百了意氣類於衰暮安能一得而永得夫真立也者有真識者也無夷險無靜躁無久近巨細無聲色生死榮辱禍福一切舉不足以嬰其真猶砥柱之湍也罔覺也夫是之謂志古面目非耶昔夫子三十而立時則志意堅定萬變不搖也志古今其時哉愚見止此請質諸素翁與愧吾吏部家庭授受當有奇聞幸以相告

漫書授君用

漫書一本授君用此余心口也此學稍戾時禁然究竟不學則亦已矣若必爲聖賢此是明正一條大路不可讓人先着脚也君用聰明直截好根器入此甚不難不可蹉過此日豈再得僕

回首旁蹊曲途悔之晚矣詞章雕蟲小技然不明此學雖工何益君用細思之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要須下死工夫做得聖賢事業君用稍過飛揚莫尚有照影自喜意思在善學者貴鞭其後

贈三子

高宗呂甘貧守節安安人無知者又其性瀟然物外下視瑣瑣者如市兒故憎多口云爾固信而行之未嘗改也與余與克相爲貧賤之交未嘗漫及家事若將免焉者其天性如此事母致力爲養事兄致友余表其先人之墓見其槩云今學使者表章儒行愧余力綿屢薦之而未信蓋有聚沫成河云然君子脩其在我者無盡自今宗呂其益楸脩之邈世不見知而不悔方謂之君子宗呂無欲臻是哉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惕若又曰潛龍勿用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顯晦用舍一龍也君子象龍德故龍曰君子君子曰龍云然時有顯晦身

有用舍乾乾惕若則無終無始無首無尾堯舜
之兢業文之純非歟傅子善學易者也知用夫
易今初其勿用時乎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勿
用在田一也乾乾惕若則在吾輩作爲如何耳
龜山云此日不再得學問成於勇決廢於優游
傅子其益脩所以如龍者而文明天下哉施子
天性好笑談善諧謔藹然可親然二者有志則
無害昔劉貢父善諧笑彼盖立得脚跟故不病
道故詩曰善戲謔不爲虐云施子性資最稱明
悟讀書極易通曉文理粲然然每以一科第爲
病余曰此未足以病施子也君子疾沒世而名
不稱焉不在科第之云也聖賢千言萬語只是
教人脩爲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亦奚以爲
讀書而不措之躬行余不謂之學也子張學干
祿子曰多聞闕疑云云祿在其中矣施子能以
余之言病病哉

東巡懷草跋

此本余伏闕罰跪時所草置懷中謂倪本端方

思道曰余死則爲出之時死者十一人而余最
柴瘠幸不卽死今存此草每靜夜一披追惟往
事未嘗不潸然痛哭也

連璧卷跋

此余在杭時同太初作此寄高子者珠玉在側
覺我形穢嗚呼太初已矣荒村閉門撫卷懷賢
爲之撫然辛巳夏朝高傳二子過我少谷志

游藝卷跋

宗文持此卷欲予寫舊作余顧欲爲知己者鳴
也然心求工而筆愈拙凡四更端而後成可笑
可笑世間事不由人作意爲之類如此

太初山人稿跋

余敘太初漫稿成太初曰子真知我者又明年
庚辰而太初死遺命以漫稿必付余余歸弔其
廬撫其孤携其稿至杭梓而行之凡與太初遊
者如杭人許台仲陳遂初高世美湖人施邦直
沈仁伯率來集事於乎使太初復生諸君當不
愧乎其平生之言乎是年秋七月望善夫志

畫虎跋

有元時濱人劉平戍楚道棗陽遭虎其妻胡氏
與其子殺虎得復甦時好事者傳播圖贊至于
今以爲美稱壯矣哉鄭善夫曰物役于精精卒
于性物執不歧情專無畏故義每起于所激仁
每術于所重吾觀物見情也觀情見性也觀性
知道也

永樂大臣觀春詩卷跋

是作者鳴其幸者也永樂諸君子際天地平均
熙熙於廟堂之上噓而成聲聲不苦迫時也不
幸而逃山處竇而亦鳴其爲聲也萋萋也以人
考槃采薇之什是已然而皆順也楊文貞曰自
非山焦水潰賞幽悟淡爲無益之聲者儔豈真
爲無益之聲者哉

與可墨竹卷跋

與可教東坡作墨竹曰必得完竹於胸中執筆
熟視見卽追之如兔走鶻落其在洋州時遺以
所作偃竹且云此竹尺許有萬尺之勢東坡嘆

曰更十年余亦不能至此仲默教余爲詩曰學詩如學仙神仙逆天地之氣以成詩亦如之逆則詞古則格高則意長余讀仲默詩始覺余之醜耳然東坡學與可心誠識其所以然雖不能過與可或猶乎與可也後之人之寶之傳之亦或猶乎與可也余學仲默不可謂不識其所以然也而顧不能猶仲默者天分量之耳不知後世論余於仲默亦猶與可於東坡否也癸酉歲葉茂全偶持此畫欲余作詩余欲仲默先作詩及見仲默詩竟縮手退舍不敢出口茂全強余爲之曰中州人士品題當世人物皆以吾子文不逮詩果然余詩之自信乃如此文斯下矣

慰遐思卷跋

崑山蘇州屬吏也上下以道相友世人非之在蘇州用上友下樂人之道而忘勢者也而謂之辱在崑山用下友上樂其道而忘人之勢者也而謂之僭彼二人者可謂踐迹古人而反乎今之道者耳然此詎足以槩其餘哉公人物論當

自見

東湖卷跋

東湖在象山之麓山人潘構家焉湖之又東作亭一枕塘塘之內植蓮墻以竹箭間以名木面以山陰晴之氣燕雀鷗鷺鳩鵲鴻鴻之鳥芙蓉椒芷之香四時也丁卯春予過此樂而飲焉飲輒醉至醉輒歌甚驩也繼是歲數徃徃輒數日日凡得詩數首以主者構也今將有遠役構以文請於乎余將陳迹於是湖耶異時風塵回首此意何極三復而歸之

贊

鄒山人贊

而媿媿而于于廣禮若比廣義若迂其被衣齧缺之徒與

巽所道人贊

服美而伏緣形而趨伏匪名處趨匪明居萃乎其若猖廉乎其若隅人著其著而莫卽其都彼若人矣夫

銘

方塘銘

華容魏子秉濟作方塘于洞庭之野結菴以居
尚意也閩粵鄭善夫爲作方塘銘銘曰
濂水脉脉伊水洋洋誰則導之潄以斯塘羣象
在中庶類在傍君子之處不愆其方匪江匪河
不泮不波吁嗟乎塘上之人兮柰爾何

鄭少谷先生全集卷十六

鄭少谷先生全集卷十七

閩中鄭善夫繼之著

後學鄭奎光章甫訂

書一

答殷近夫

袁青田人來拜手書方履知吾兄日不忘情於
區區也累書教我誠意核切非尋常學問工夫
誠以愛我至不覺其望之過也走何人哉年來
汨沒愈益荒蕪書已不能讀處荒村尚覺忙擾

身已不能靜且敝鄉無大好尚所見者舉業所足者科第孤立一身兼以下人天分復踈且懶恐畢竟作流俗中人耳遠拜知己之辱北往何日思道服闋亦在此時仲默在京邸三人聚首所得可言幸母忘惠愛之及不盡所欲言

與鄭汝華方伯論氏族

承示宗譜歸而再三校讐竊疑東漢以前恐非夾漈所訂者且如去疾乃穆公之子子產乃成公少子而譜皆遺之鄭莊歷官俱在漢武之世終汝南太守以死而譜云建元二年封太尉何據也玄和之系尤爲謬妄按漢書鄭弘漢元時御史大夫鄭玄漢獻時大司農前漢僕射崇八世孫冲之孫與鄭太同時弘玄相去二百餘年而系玄爲弘之父此豈魚魯之誤或者名偶相同而淺儒脩譜不考年代差異乃謬以康成行履實之以華其先不自覺其訛舛至此與走意以崇玄自爲世若與鄭莊同派莊固名流而漢書所載何不云莊幾世孫而獨舉崇與冲且崇

祖以訾父賓弟立俱不見譜冲雖見譜世次復不類又按鄭太對董卓云東州鄭玄學該古今莊太河南開封人崇玄北海高密人太與玄實同時其二云東州則其自爲世也甚明矣莊弘亦各自爲世弘太山剛人代韋玄成爲御史大夫傳記不云爲莊之後且地亦不同而譜以爲莊曾孫何哉鄭莊之後鄭興之前史傳皆無可考莊卒武帝世興光武時太中大夫相去二百餘年遂有二十三世之從似此類豈能強而通邪興生衆衆生安世按漢書安世子亮順帝時除爲郎又云太大司農衆之曾孫而譜系太乃爲五世孫又按夾漈譜序後漢計掾熙生二子長太次渾居西河見譜者十五世以世次計之則熙當爲安世之別子今譜不系亮而系琳輔熙爲三世必有以兄弟爲父子祖孫者矣夫莊弘玄興衆太皆著汗青者夾漈平生最長於考較豈有後先舛錯至此哉夾漈所訂莫始於渡江乎否永嘉以還亦有舛錯如平與弟昭隨父過

江至義熙元年已百餘年而云是年遷東陽年
九十三卒于官亦已駁矣陟顧莊露淑三公八
世祖也三公旣爲天寶時人則陟安得登天寶
進士而陟子廣安得爲開元將軍太和後天寶
將百年而淑弟潛安得登太和進士此類豈足
爲傳疑意者夾漈之訂無此爵號或乃後人附
會反以亂其真者當斷以大義削之豈可更因
其舊以惑後人邪伏讀傳疑辯甚辯甚然以三
公斷爲梁陳時人恐未必然按舊譜三公並居
侯官天寶二載因李承昭叛避難徙永太再徙
莆南湖而家焉後兩捨地爲寺移祖墳十二丘
於寺後西峰此非夾漈所訂乎夾漈復云吾祖
實出滎陽過江入閩皆有源流者非是譜上之
世次乎今據俊民所述自三公而下四世遂至
五季其支分派別爵位林墓了然明曉耒老重
修亦皆依夾漈所訂者夾漈讀書極多是譜信
其所訂則三公爲玄宗時人無疑也而黃滔所
述陳永定二年之說不知何據竊以年世計之

自庠至三公已一十八世自永嘉至永定方二百五十餘年不應世代如是之速也自三公至良士只四世自永定至唐景福已三百四十餘年不應年考如是之長也若曰玄宗時人則世紀年數上下俱相蒙矣且舊譜數家合一不差必皆夾溲所定者其有差者直好事者欲華其衣冠之盛不據理勢之有無妄添科第官爵而已以致真贋混淆莫能卒辨反悉以爲僞耳又按耒老所稱仁儒譜云遠祖任閩刺史道由莆境見南湖聳峙盤拱葬祖墳一十二丘于山之陽寔永定二年也曰遠祖爲刺史似爲昭也曰永定二年似爲三公也而吳源述露公事跡乃云昭以永嘉入莆愛其南山遷祖墳葬焉梁陳間露與弟莊淑廬護墓側因而卜居永定中以夢捨地爲寺遷祖墳一十二丘於西峰之下則仁儒所載刺史所遷墓十二丘似爲昭也昭過江第二世而曰十二丘必河南遷來者河南之孫子有無姑且勿論然則懷愍之間竄身不暇

豈遑遷墓于此之多之遠乎且昭未曾家莆遊
宦其地遂遷墓以從於人情似大有不通者而
吳源所述復持兩端焉旣曰昭以永嘉入莆遷
祖墳葬焉又曰三公遷墓十二丘廬護墓側細
究前後紀載俱是以訛傳訛捕風捉影無有真
知灼見破千載之惑者且舊譜捨地事跡只云
昔時或曰得之傳聞寔無永定之說也而曰三
公梁陳時人不過因廣化寺碑堙沒釋子重立
撰出無稽年號引以久遠其事使其後世子孫
不得恃此爲擾矣三公豈真梁陳間人哉且謬
以戊寅爲庚申其情可識也舊譜夾漈所訂旣
不盡信乃援廣化一碑遂曉然而從之三公以
上世數旣不能信三公以下世數歷歷可証計
之何如也執事以天寶之際爲近而易知而廣
化之碑誠足徵邪以郡乘亦載其爲梁陳時人
邪就耒老上遡臯筠臯筠五代人也歷世不過
八九而所捨田地尚堙沒不可知而碑牌祠堂
盡爲釋子毀折則廣化寺之創安知其非天寶

時邪閩自開元以前儒學衣冠閭然無聞三公自天寶之世爲儒學開先而後林藻歐陽詹諸人始間見於世此世所共明者而郡乘梁陳之說安知其不緣廣化之碑之謬乎管窺如此所謂校讐惟其是耳其有垂誕處尚幸聞之

答近夫

靖江人至拜手教已悉別後動履將有他出不及面詢所欲聞爲恨走到京數日只聞青田之調青田在他人號難理在君則隨所之而無其

難者但責處賢者傷明耳維益自努力毋損平生志向毋以彼我之賢否位之上與下權於心古人有安之勉之有終不能遣於懷者性資學問限之也君何如人哉自愛自愛李自石已調泉州絕無芥蒂於心且甚樂亦嘗觀其所忽非素有養者未或如是吾輩不能也走行止尚未能決日抱苦心家人皆以歸必受飢餒爲勸畢竟吾人不官而卽貧死邪以此進止實自皇赧室人病血輒不育兒女事不可力致奈何豫寇

在開化久久不得思道家消息方母櫬在庭故
爲其負戚耳衢處風力易相聞幸以相聞餘惟
加殮毋廢藥物不一一

與近夫

五月得邸報兄在首錄再閱七月報兄以黃門
南行慰甚慰甚當國得人賢而隱於下位者以
次錄用兄固其先也重可爲天下賀自逆瑾首
禍讒幸盈廷其法毛政網雖稍革去而飾奸文
佞者固未盡除也不去恐終亂政昔司馬公再
相識者謂其不去元豐之惡人遂有後來之紛
紛也今日之事兄睹之也兄望重言信且司言
職吾君相方汲汲求言補罅塞漏之時也以身
任天下之事非吾輩其誰萬萬爲天下自重走
行藏尚未能自決今雖杜門不能盡棄人事爲
虛名所累逐日酬應轉見勞苦世情尚同勢復
不敢自異而逸也兄以我無朝叅簿書之役爲
得受用歟年來索居愈益落莫意欲圖一出暫
避旦夕飢餒顧癖性終不可改口復不能容惡

在散地雖每佛人或亦無大禍若隨羣逐隊能免於意料不及耶今時雖未太平然朝有賢人亦非有大不可者必若畢志漁樵則有處分矣顧今名在宦籍兄弟妻子所仰給而存者實未終忘意進取也今不可出遲暮歲年迺欲彈冠夜行識者不爲也如何如何明年春作意遊衡山順流當到留都圖一相見領所以教草疏之暇能不忘教我如昔時是爲大幸人去疾草草布此新寒手縮所爲詩文未及錄寄

與三房論祠堂事

祠堂祖宗大事善夫力薄而圖難識淺而謀大日夜營思不勝驚怖猝聞三房子孫欲代而爲之祖宗大幸善夫亦大幸祖宗餘澤鍾於三房獨厚三房子孫能自顧其田宅之盛財帛之贍皆曰祖宗之澤也思念祖宗久無有樓止自爲之固宜矣第不知堂成之後亦許各房子孫入門而拜乎冬至之日各房子孫亦得陪祭於始生之祖乎如此則祖宗地下必喜曰吾三房子

孫富而能義義而能公他族聞之固歆吾大家
之和之美也若但支分汝我任氣而行之祖宗
恐亦不享乎范文正云宗族雖踈遠自其初視
之皆我祖宗之子孫也况吾族澤尚未斬乎必
欲任氣而私之恐復爲祖宗債事之子孫矣昔
年聞有此舉聞亦垂成矣中間債事者誰乎三
房欲自立之固其素也然使祖宗神無所依今
又許年矣善夫力甚薄識甚淺固知不克負荷
上念祖宗餘澤濫及於不肖使有今日而祖宗
反無所倚焉內誠不自安也以事關宗族之公
衷貲于衆善夫不過供役其間上代族長之勞
耳非敢有所私也亦非敢有要以爲功也而三
房子孫乃不鑒其情而顧梗之亦何視之不廣
也諺曰財多氣粗某某實主其謀乎不然吾未
見仗義之易也萬惟高明勿爲後生輩所移善
夫固無私善夫實無要惟日夜悚懼之至

答戴仲鵬

一自廢歸杜門削迹不知當世乃爾紛紛霄漢

故人亦彼此不相聞別執事已三年矣執事以言廢名在朝野而入於善夫之耳顧未久也丁原德再至始得其真伏讀手書遠拜君子之辱大丈夫既出而不爲祿仕要着實地正如執事之所也蠻夷瘴海困頓鞠窮隨其所之而安之然亦毋曰此固仕宦之捷徑也前代以直言得譴者他日公論一定每起爲美官而天下人士亦以此多而侈之近世士大夫亦每効之以矯美名於一時及其貶竄遷則皆慰之曰是何傷哉固仕宦之第一籌也是豈臣子者之所以事君與士君子之所以立心哉執事俊穎百倍凡輩必能體此不惑毫髮之差奚啻千里之謬也勉之勉之增城之僻陋執事之窮阨固甚不堪者聞湛元明兄在家朝夕晤語亦可慰志君子固有窮時也眠食惟善自愛

上周公儀方伯

易時不奉教言詹賞風味未敢暫息使至拜五月二日手書備審別後湖南動履并示所未聞

頓增戴戀善夫何似被蒙知待如此竊計之當
代鉅公於后進之士未有並者深媿墨呆少不
勤行長不競時不能少答所期待比來百憂恂
志愈益濩落室人與幼子相繼奄棄雖稍自裁
抑然終不能忘情也復得肺腑疾不時舉發不
能久視視久則卽暈眩移時經傳筆硯不得不
屏去今已久矣承喻以百尺竿頭莫惜進步誠
狃我手之鶉者今者熒魂旣枯乃欲墮墮以索
塗而善夫豈其人哉遠拜大君子之辱出處一

事未敢輕擬功名古人所執中者方今後生輩
各執其巧其或出位亢言身遭貶竄則曰讀書
之能事畢矣不死則希越常格不幸而死亦收
忠義之名學勇退者則揭日月而行以取捷徑
沉冥數載反如烈火之攻中惡在其養之高也
古之人立身事君而顧如是哉善夫最傷不能
自檢制不能事人病日加益復不能事事乃自
廢以歸深恐坐此譏誚故一切不敢通故人書
兀兀至今日處荒村對樵夫俚子語古士耻之

今雖窮阨然心實無所要也必不得已則當以
仕易耕大君子以爲如何近來隴西呂仲木寂
爲真正而何粹夫魏子才王元凱輩次之然亦
未知其心之所安也因愛中不覺縷縷饒舌荆
湖大方政務計倍他省公暇望母替藥物爲國
自愛心事千里悠悠善夫謹狀

與殷黃門

善夫啟石川都諫契兄走聞之揚雄君子在治
若鳳在亂若鳳鷦明遴集食其潔者矣李善感

之諫也人稱之曰鳳鳴不知鳳之於治亂也以
鳴乎以顯晦其文乎聖人之言曰邦有道穀邦
無道穀不知食其潔者有道穀乎非歟又曰邦
無道危行言孫不知言之孫也將朝隱以保其
身歟抑并其跡而冥之山林之間歟惟聖人爲
能舉權自賢人以下苟爲祿仕則固有成訓也
夫苟不爲祿仕則入山惟恐其不深入林惟恐
其不密耳竊惟吾石川之賢天下寔知之其官
曰諫官而天下寔望之方今棗蕢盈庭豺狼在

邑走聞黃門之爲職也爲天子之耳目別不以簿書雜而煩之使專其視聽朝夕論列以匡王不逮不聽則以身從之如知其不可則有去而已寔非如仗馬之職於不鳴也今石川之職是官也亦已再易時歟而顧默默然者將朝隱以保其身乎而黃門顧非孫言之官也將顯晦其文不必拘於治亂之時乎食其潔乎抑欲冥其跡而勢不由已乎大若實必宏若聲顧將有所待而大鳴國家之盛乎而但爲祿仕乎反覆思惟不能得吾石川之所也石川抱不世之才希奇之珍其出其處所關甚重萬非瑣瑣者可以苟焉者也君子所爲或定有出於恒情之見而在走思識之外者惟不恡相聞是爲慰走年來重罹憂患春夏之交妻子相繼淪沒哀感浸疾未便能出門相從會敘無由臨風切切所命錄三子詩具別楮善夫再拜

上邵二泉先生

善夫聞之韓退之曰士之享大名顯當世者莫

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上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又曰下之人多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多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嘗竊卑之曰退之不過爲名之士也夫名者實之客造物者所忌知者避之者也而可以故故取耶閣下負希世之材軼代之文潔身於緇塵勇退於急流以忠孝爲天下先而立於獨雖三尺童子皆知

誦邵二泉之名也非退之所謂垂休光照後世者其人歟然而赫赫之光豈賴於後進負天下之望者爲其後耶躬吐握以收豪杰之士於門下豈有意於贊盛德取名譽於豪杰之口耶而豪杰之士賞望光儀惟恐不出於大賢門下豈有所希冀自淪於諂諛之歸以取憐其戚戚之窮耶善夫無似蒙不以衆人相視非不知搏牛之蚩得附鸞尾則一翥千里顧身雖窮戚寔不肯効諂求薦以傷大君子之明也竊嘗論之退

之亦古之所謂豪杰者其上宰相書至曰蹈於窮餓之水火大聲疾呼而望其憐之而不以爲諂焉退之豈但爲爲名之士哉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非以謀食也而曰仲尼皇皇然則陳蔡之間詎至於大聲疾呼而望人之憐之耶遂令後世之進取者莫不曰退之豪杰者也猶上書求薦以取其名附托物勢以成其便風天下以爲準焉由是薦舉爲市矣昔人有求薦章於韓持國者程正叔曰大賢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求已是很道理竊以朝廷設官因其才而授之任使下之人皆不求則庶察百執事之位終歲而虛乎上之人視朝廷之官爲公器不使恩自出必求能者賢者充之則一材一藝之士豈皆遺而不用乎愚意以奔競之風寔始於吾輩而貪饕欺負之徒顧有所藉口而爲之者也平居長執此論以過韓退之不敢以語人恐遭失言之責敬三熏三沐而陳之大高明之前萬一不以爲狂妄惟俯垂教焉不勝幸甚

答姚元宵吏部

辱書教以不逮諄諄然所謂啓其聾而豁其聰
浚其源而導其所歸者也走童子時卽好爲文
辭每讀大人上林諸賦愛其窮高極眇鏗金戛
玉奮然希剽其餘聲晚遇王伯安于毘陵相語
數日始計之心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乃始
改念捫撫羣書而求其鍵于今三年矣蒼蠅紅
紫未之有別者也深媿知己之辱深媿知己之
辱然曰林居有俯仰之累謂走必須一來固也

走家素貧入仕十餘年而不家食者纔一年比
來八口愈不自支豈故欲爲希僻不情之行予
孑然慕巢許之高哉顧以病骨不可一日留闕
庭得歸甚快初不計其來之時與勢也方今事
例凡起廢者必親致詞於州縣省司上下凡三
衙門四鄰里正與醫學凡三覆結而後得達于
銓曹復待命幾月而始得一職也久臥者思起
而乃艱其來者非所謂門有噬狗乎今天下好
進之士不爲少矣其多才善能之集于京師而

矯首拳足者亦不爲不多矣大臣之隨材任役
分布內外四方亦豈乏一蠻夷曠莽之墟處麋
鹿斷聲息沉溺枯槁之士而皇皇然如恐遺之
者哉沉溺枯槁之士不可謂盡不欲仕也仕亦
不可以爲全爲祿也置之百執事之列亦不可
謂無毗庶政而但蝗梁黍也走之進退界在兩
難之間耳昔者韓退之三上宰相書汲汲求進
嘗竊鄙之而三不報至有周公之說跡其事又
不能無悲其心也如其不爲祿而有憂天下之
心雖孔子孟亦嘗皇皇焉耳走寔匪材而貧乃甚
之狂又甚之以退之之賢至於三上書而不報
焉不待慧者知時宰之未必賢如周公也今上
有周公而走獨守株其拙又甚之雖有憂天下
之心無怪其頓於萬里之外也因閒論徑情及
此似乎有所要而言之也皇悚皇悚北地早霜
惟眠食爲道加愛不宣

答曾東石正郎

辱書承念及枯槁教以習忘使神完氣壯意思

甚佳走鄙性最困鈍劬書成癖每至於族必怵然構思必得而後滿志然實無着地工夫隨得隨忘非所謂習於忘也思苦則神昏神昏則有陰陽之患比歸三年病不加少自計勛名事業當低頭於豪杰之士而豈在我輩疲繭之夫哉伏誦教言誠切膏肓敢不祇服情厚近來文字已不多作非故爲是荒懶也力寔有不逮者謬蒙比名於仲黥之列皇恐皇恐楚人得山雞其鳴近鳳也其文采近鳳也而語人曰鳳凰鬻于

市得千金焉山雞之被厚名而買重價也能不愧於心乎真鳳過之能不撫掌而笑乎謂白近緗緗近黃黃近朱朱近紫紫近紺紺近黑而曰白類黑非倫矣擬人當必於其倫實不副則訾咎深走豈敢當是哉邇來深自晦藏去之萬里之外三年之久平生故人漫不復相聞竊喜已漸不爲人所識而執事遽爲是言是固愛我偏不覺其言之過與相失時久每賞光澤無時少替時事如何心事如何風中惟不妨相告以慰

念慕不備

與德緒

易節不奉教音知郎署多事猶乎在山者之未
靜也而彼此係戀或有時而廢乎蠻夷幽僻之
鄉窮獨棲遲寂寥而生感顧不間時而忘情於
執事也比來作意出山相從兼以謀食不圖天
譴不德室人與次子相繼棄捐辛酸崩迫不自
禁當命之蹇剝乃一至於此也且聞起廢事例
甚與志意相違讀書仗氣節處今世之道稍不
至於凍餒切身有甘心自絕與猿狖同侶而弗
悔者顧無田無桑十口所仰賴以衣與哺恤恤
然必須一出而其途乃如此且柰何哉泉山先
輩累累以先人未受封相讓竊以此事顧有數
存焉非心之所能必者歟道宗此行甚非其得
已令弟已分門其母皤然於北堂之上士處此
有難用情者矣隔越時久勞心忉忉眠食惟致
和宣滯爲道自愛不一

與陳職方德英

芋原奉別轉眼裘葛屏跡海上不能無萬里合
散之感也續聞動止佳勝且有職方之復大臣
用才必欲當其任如是哉深慰卑望竊計吾鄉
同年八九人十餘年間榮辱進退存亾之迹歷
歷在目中如吾職方信不多得也小弟最爲沉
滯然每以死者自況中甚安之近築一畝草房
於小華之陰杜門自屏惟與貧賤時一二知己
者還往糲飯藜羹甚覺適便伏覩起廢數事已
絕北轅之想耳近來親故稍以早出爲勸未敢
便論達觀譬如尚是一不第秀才亦安往以辭
貧賤哉其况愈下則其心愈安也秋事方殷百
惟爲道自愛

復周方伯公儀

使至拜手書教所未聞且示近夫事跡前此數
日張道宗書來云聞近夫厭世駭怖悲辛不能
爲懷者信宿然又以常理推之此必無是事近
夫爲人稍執不肯近細人或者有忌者肆爲無
損益之論以疑人之傳訛也善夫平生亦曾兩

遭此故不以爲信爾及讀尊諭輒潸然涕零肆
近夫之文行乃止一黃門給事以死其平生歷
履莫非險艱登籍以來卽遭禍變杜門者五年
一出卽外補非深山卽遠海然而皆敝邑坎坷
蹭蹬者又五年稍進一足卽以天死近夫平生
匿德藏光多聞內植有銅鞮伯華之美而不居
或曰文人多窮豈其然哉夫所謂先器識而後
文藝者又未可深據而論也方今朝廷方切論
列而近夫有言之責不及爲朝廷一吐其平生
雖濟濟多士固不乏一近夫然正人君子日以
淪謝無亦關係於世道此又不可止論近夫之
身之窮也善夫平日取友如近夫者不能數人
比廢歸輒見凋喪落魄可言師弟子恩義相通
敢縷縷饒舌左轄之轉慰甚擬作衡山高爲贈
數日以近夫之故懷抱作惡不能發奇句就當
寄上近詩凡三十六首附呈倘賜覽觀亦見其
志之所存不宣

上林見素中丞

嚮得挹道容詹跂益深館遇之隆詩文之賜感
愧萬倍小子何幸得借聲於先達之與增重萬
倍執事大仁人大君子也嘗與同輩論當世人
物至執事則僉曰第一流使居相位其勛業所
止豈處韓范富歐下哉善夫不佞竊以四公行
業在汗青可數也執事平生自許於四公何如
時命際會且勿論其大節視四公何如韓富無
文章歐差優於范其體格意氣槩不能達唐人
上一等執事所爲文自視於二公何如竊嘗求

執事之平生所至毀淫祀佛像汲引善類陶淬
後進皆是古人絕好處繼曉之攻姚州之遣時
中外翕然卽以唐介擬之每讀執事之疏雖與
日月爭光可邪介足以盡執事邪比者巴蜀之
役命下卽起赴國憂如歸首黜公孫以戮賊於
千載之上祀諸葛以自表其素而後誓師卒靖
藍曹其行事磊磊落落如此不知韓范陝西延
慶之績有是也及甫畢事卽復引去去卽杜
門著書絕不敘西鄙勛伐無少疑滯焉不知四

公於出處關竅上果盡如執事信道不惑否也
魏公歐陽公濮王之議不免微瑕之玷富彥國
居洛朝廷待以裴晉公之禮三命而三不起一
僧開堂片紙招之卽赴焉此類尤可以比方執
事之大者但可與智者道未可與俗人言耳凡
人貴耳賤目彼見四公之重係當時後來宋名
相無及者而執事落落三十年不一日立于朝
今遽曰配四公而齊之孰不愕然而眩者且執
事自謂能如四公之得君邪使如四公之得君
不能爲其事業邪四公事業顧別有大於史傳
所載者隱而不見邪就今日而論執事事業不
足以表天下照後世邪此執事獨明之而善夫
獨信之也然此豈一時之言哉世之人率執一
代不如一代之說槩曰古今人不相及然則後
世果無聖人出邪賢人盡春秋之世邪六朝文
氣大壞之後何以有濂洛關閩諸大儒平居有
此一種妄議不欲逐衆人常談執事以爲何如
也幸進而教之林鈇秀才一經品題便作佳士

就敝地後進寔無出其右者志古瘡疾盡去體
否念念族譜敘向曾面請惟終惠以慰卑望侍
門未由百惟若時爲吾道自重

復林見素公

小僕遣二日而大製且至捧誦再四有甚連城
之獲善夫何幸得附以不亾于後也此素心也
道里遙遠復卽有行役力不克躬輸悃門下柰
何地震陰爲陽行春秋主權倖侵君將動有所
變且主兵事吾閩闔豎執制小人犯君子連歲

干戈不旋踵此其徵也春秋地震必日之日者
一日也今此以月月以時恐更有隱憂者矣天
變決不虛作必不止此詩選序敢輕率爲哉須
得途間擺脫去雜慮靜思半月方敢應所命顧
恐佛頭上累糞矣孟太府事狀已附上山林立
言道體最宜以時加愛不宣

畬城中諸友

數日裏方作書寄時勉是一好便也元日高宗
哲至得書宗呂復遭此內艱辛苦中何堪崩裂

瑯州之行回期在何時冒此萬里長途凌厲風
波恐莊公寒氈能如范希文之濟寒士乎太山
孫明復時之未通其何堪其何堪厓老之不利
於文也中無釋然乎走自別來坐孤悶無一日
好懷到杭幸遇周用賓孫太初作天目赤城之
遊日料理山水事頗覺心源澄徹復與黃宗賢
應元忠叅究聖學又是一大痛快回思二十年
所下工夫皆是一場罔兩自今以往視世間一
切真如蜜虫與空花也近來復體驗得洪範九
數較分曉看來天地間一理旣通百理皆徹旣
識得箇主人翁面目其餘不足辨也諸君子才
器十倍曹丕幸當於此大事上一尋究定須有
大了悟處如何時勉去甚促作書草草亮之亮
之

與孫太初

鴈山歸卽欲遣問得之人言皆云元宵左右卽
復返西湖嗣是或傳在湖州或傳在蘇州或云
尚在嘉興莫得山人蹤跡坐是契闊近得手教

甚感指示迷途行藏事走有三不可姑且逐風
塵以去未敢論也先見不真後慮不遠不能學
箕山穎水柰何周用賓吳惟可聞卽來就至今
未見到近得口報用賓是月初離江山惟可此
數日離開化早晚當聚首湖上山人一春強半
在湖州登高眺遐有過於西湖煙景乎其與遊
者有如吾儕者乎携杖屣來同海內故人聚散
甚可惜留念留念詩敘久已脫稿情辭殊不能
盡然才力止此矣不敢爲山人惜也

與城中諸友

別來八閱月彼此書問雖未嘗廢然視往時懽
好邈若山河矣客途念身事時事絕無好懷抱
雖以大道理自遣然淵明至詠荆軻自不覺其
露出本色矣逢南弟復得生相見天涯骨肉團
圓始一大開懷道路乖艱顧自安矣朝廷邊事
似無大故但內外合八家用事 聖駕輕出無
時腹心之病不知往後竟作何結絕矣隱憂隱
憂滄灣平厓安穩如何百竹往墓所習靜果能

降伏其心否世亨公衡沛夫得廩否木虛文輝
文旭時復相聚否此皆所欲聞也聞作古文會
固是美事第作意爲此亦害心且不能不招物
議耳會晤未由心緒縷縷惟端居守晦以觀時
變不一

寄林見素中丞

會志道伯固備審動履康勝時善夫初到京而
志道已在行間不敢草草奉狀不接光範久矣
去歲重九前卽別鄉土有是行實一念功名降

伏不下留杭甚久細思身事顧未有的然必往
者因乘間入天台與委羽黃綰居小有洞中數
月于時意向卽欲終其身作山谷逸民矣比歸
占範數且云年命甚促乃熟計前進効世俗所
謂顯親者了事卽歸耳倘未卽死當木蘭侍几
杖聞所以委心立命處是所深願近來時事益
不可言 聖駕此度北征京師人心十倍皇悚
盜賊僞稱行幸者充斥州縣城隍守禦廢弛無
餘倘一旦難作爲將柰何楊石翁堅臥不起縉

紳諸公雖有謀國美意此時權不在手大家挨時日以埃運於天矣近聞江淮之間往往龍鬪殺人漁陽各處六七月冰雹殺菽雲中大將軍亂鳴此是何等災變陰盛之極勢必至於陽爭者矣可畏可畏 慈聖太后祔廟之夜駕出而雹 冊封傳制之夜駕出而雨滿朝衣冠兩在流滴之中天垂象見吉凶古之達人當此時尚食祿煦煦爲哉今天下之憂大率在邊防且如吾閩之變才缺數月之食而已今計邊儲動之數年而宮車在邊貲費百萬加以誅求無度上下離心外患且至恐有不忍言者矣閩中近事固是天意叅之人事當路諸公亦不能辭其責且延平首禍其原實自萬同知萬君爲人立意偏陂全不識大體平日作事動結軍士怨讟及其告乏復不肯少借聲色一以威詐臨之旣結以怨復絕以威人心最易動者也是誰激之使變哉及旣鼓噪爲亂却又倉皇給錢穀守姑息隨其脅滿其欲而竟不能申國法誅首惡以弭

亂階此風旣長更復何所畏忌哉繼是建寧邵武福州諸衛如相授受然樹將壇奪鎖鑰厲戈鋌掠財物迫長吏向曾與同志逆論已料其必至此也今日論奏復欲守小信而不處首惡者以聞是猶以草菅伏火欲求頃刻未然恐燎原之勢又當不止今日也吾閩自古避兵之地看來元元赤子詎安敢爲變耶今之論事者苦於狗口前而不揣其本而救時者大率顧近利而不慮其後安得而不至此哉明公望重道尊言出而人必信服似此類正當明示當路者議而行之安息一方固吾輩仁民愛物的本意使以利害計之其陰德亦甚溥也萬毋以身處江湖自阻如何如何方松厓鄭山齋年力精銳而早就閒散讀書求道當必有自得處起居幸毋惜爲聞樞衣末由惟若時葆和爲道自愛不宣

鄭少谷先生全集卷十七

